

2301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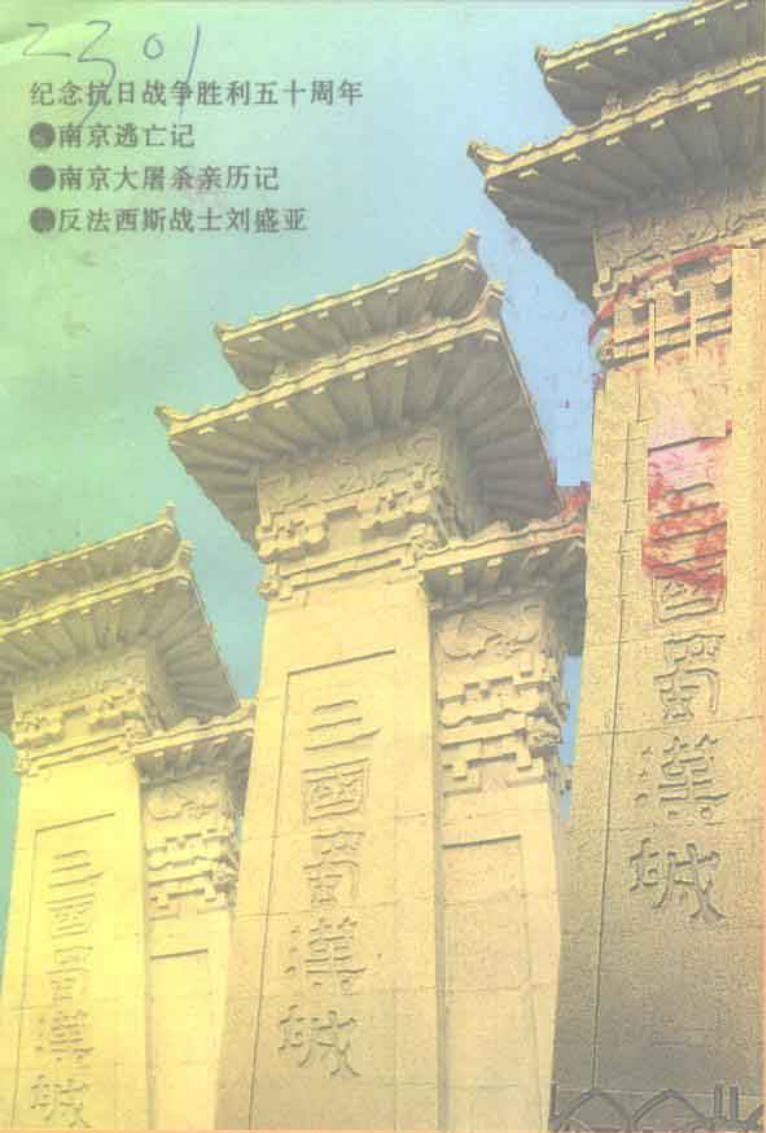
●南京逃亡记

●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反法西斯战士刘盛亚

武侯文史

第五辑



成都市武侯区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卷五集

第五集

一九九六年元月

成都

封面设计:米大中
责任编辑:李文义

武侯文史

(第五辑)

成都市武侯区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成都创新包装
印刷厂 印

准印证号:成都市字第 2463 号

32 开本 印张 8 字数 167 千字 册数 1—1000

工本费 8.00 元

EA49/12
封面题字: 聂荣贵(四川省政协主席)

名誉主编: 颜兴元

主 编: 刘萃芳

副 主 编: 邓起富

李文义

戴文鼎

参加本辑编审工作的同志有(按姓氏笔划):

丁晨滨

马士弘

王正国

李定一

米大中

冉漫池

刘中柱

刘廷璧

任顺枢

吴荣武

张全昌

席仿山

龚 浔

龚锡风

梁玉文

谢远春

谭明礼

蒼松翠柳
 清風仁壽
 鄰
 月

作者 馬識途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卷淘盡英雄是
非成敗轉頭空青
山依舊在幾度夕
陽紅白髮漁樵江
渚上慣看秋月老
風一盞濁酒喜相
逢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談中

楊升庵詞臨江仙

乙亥年初夏蜀人

潘世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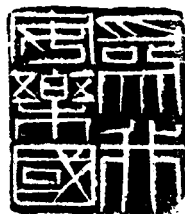
作者 周浩然



天地有正氣



正氣歌



為我安樂國

作者 孫海泉

·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南京逃亡记 马识途(1)

陪都大门保卫战

——回忆三峡石牌要塞保卫战 马士弘(7)

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王鹤标 马士弘(15)

反法西斯战士刘盛亚 肖 赛(29)

忆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精忠报国及殉国经过 姚铭枢(36)

冯玉祥将军与抗战时期的四川献金运动 刘中柱(55)

艰难的岁月沉痛的纪念

——从军抗日诗词摘抄 肖金石(62)

黄埔新军——特别训练班的来龙去脉 肖金石(73)

记成都市学生抗敌宣传第二团 张善熙(85)

日寇侵华犯下的几件罪行纪实 文 斌(89)

苦难的八年杂忆 王孔扬(96)

民族痛史永志不忘

——写在50年前的一篇文章 谭明礼(101)

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关于汪精卫叛逃河内后策动龙云在

云南图谋易帜幻灭的概述 席懋修(103)

抗战时期跑警报

——日寇飞机轰炸成都暴行录 王正国 马士弘(115)

“七·二七”成都空战追忆

——缅怀段文郁烈士 丁晨滨(122)

凤凰山修建飞机场风潮始末 孙丹木(126)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及其川籍校友 曾广文(130)

· 经济纵横

目 录

旧中国的江南造船所…………… 赵文楚(137)

四川省交通厅与快速发展的四川交通…………… 焦正研(140)

· 人物春秋 ·

卢作孚先生自杀之谜…………… 李豫川(146)

与车结缘度春秋

——记省民建顾问朱金龙的一生…………… 玄 武(153)

彝族土司岭光电先生二三事…………… 罗德华 张全昌(161)

孙海泉与篆刻组印《正气歌》…………… 孙宣岩(165)

杨伯康先生主持成都回民迁墓工作琐记…………… 王文彬(169)

敢与李登辉争总统宝座的人

——记台湾“笔墨大王”李志仁……………

…………… 王谦六 戴文鼎 李定一(172)

· 教育天地 ·

由私立济川中学到成都十六中学…………… 谭明礼 王正国(177)

协进中学——成都的陕北公学…………… 任顺枢(184)

· 民俗风情 ·

成都人的丧俗种种…………… 李定一(193)

· 历史考证 ·

成都“旧皇城”的变迁…………… 梁玉文(202)

南市考…………… 王泽枋(213)

· 街道史略 ·

漫话浆洗街辖区…………… 姚锡伦(220)

· 文苑漫步 ·

四十年代的南虹剧社…………… 叶若滋(234)

南京逃亡记

马识途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大举向华北进攻，发生了芦沟桥事变。全国群情激昂，要求政府抗战。接着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登陆，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企图灭亡中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全民抗战，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斗争终于爆发了。

在这以前，我正在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上学，本来一心想工业救国，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但是日本继东北而华北，不断占我国土，屠杀人民，北平学生群情奋激，正如他们说的，偌大中国连放一张课桌的地方也没有了，于是爆发了“12·9”学生救国运动，立即波及全国，在南京的学生立即响应。我参加了运动，才知道民族不得解放，工业救国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于是积极参加救国活动。

“七·七事变”后，我们一群男女大学生，马上组织了一个中大农村服务团，下到南京近郊的晓庄。我们的理想是去把那里的农民工人组织起来，等到日本军队打到南京后，我们便拉起队伍，一起上附近的大茅山打游击去。但是开始我们的工作并不顺利。那里的群众在官府的苛政压迫和地方豪霸的剥削下，终日在生活的重轭下挣扎，对于我们讲的那些抗日大道理，根本听不进去。反倒以为我们这些穿着学生装，操着学生

腔的少爷小姐，大概是吃饱了没事干，到乡下找他们寻开心来了。后来我们下决心改变装束，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和他们一起劳动，倾听他们的疾苦，为他们疗疾治伤，为他们办夜校，讲抗日道理和防空常识（那时日本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到底和他们交上了朋友。

但是时间已经晚了，日本军马不停蹄地正向南京前进，南京到处一片混乱。在这以前，南京的党组织派来一个党员老周，了解我们的情况和打算，并开始发展党员。他首先介绍我和小刘入党。我们十分兴奋，随他一起进城找党组织办手续。但是我们进城后，发现街上已经行人不多，大半已经逃亡。他去找了党的南京办事处，他们正在撤退中。他们听了我们的情况后，认为我们太天真了。七八个大学生，既无武器，又没有经验，群众也没基础，留在南京，不是以羊饲虎，白白送命吗？叫我们马上撤退到武汉去。

我们回来后，和大家一说，才如梦初醒。于是匆匆忙忙地收拾行李，连向附近村子里的农民朋友告别也来不及，更无法去打石场向那些工友告别，便急急忙忙地叫了马车，落荒而逃似地赶到南京下关的长江码头。到那里一看，码头上根本没有客船了，一问，说一切班船都早已停了。现在看到的只有一条难民船远远地停在江心，我们只得去赶难民船了。

这条难民船也不是中国的，中国的一切船支早已撤走，不撤走也会被日本飞机轰炸。这条难民船是英国的，船顶的帆布上画有一面大的英国国旗。

听说英国的难民船只有三条，已经开走了两条，还剩一条停在江心。远远望去，船上黑鸦鸦地全是人，船的周围围了许多小木筏子，大家正争先恐后地挤着上船。在周围的江面上，

还有许多小木筏子载着难民，正向大船划去。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去挤。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条木筏子，他狠敲了我们一竹杠，才同意把我们送到难民船边去，这种场合，谁还计较钱多钱少，只得认了。

我们的小筏子划向难民船。那时英国还是中立国，日本的飞机虽然不时飞来飞去，他们不敢轰炸英国难民船。我们急着催船夫快点把我们送到难民船边去。

我们终于到了难民船边，但是眼前有许多小筏子围在大船周围，大家都争着往前挤，想靠近舷梯。我们挤来挤去，总算我们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年，到底挤到了大船边。一看，要想靠近那舷梯，从舷梯走上船，是不可能的了。许多难民也没有这样的打算，而是抓住船边的铁栏就往上爬，只要手劲好，吊了上去，翻过铁栏，就算登船成功了。我们都是年轻人，只要抓得住铁栏，一用劲，是爬得上去的。

但是新的情况出现了。这条难民船，早已不知超员多少倍了，让难民无休止地往上爬，这个船就有沉没的危险。但是不让大家爬，又止不住。那船上的英国佬就不管人命关天，他们叫水手用高压水龙头，直接对着正在爬铁栏的难民的仰着的头猛冲，那高压水力量很大，水灌进鼻孔更叫出不来气。眼见有的难民被冲一会，无法支持，便放手落入大江中，打一个旋，便不见了。只听到咚咚咚地不断有人被龙头水冲落江中，无声而死，真是惨不忍睹。

我们面临这样的危险，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只有冒险爬栏杆，能爬上去。就算活出来了，爬不上去，落水而死，也只有认命了。于是我们一起抓住栏杆，拼命往上爬，也顾不得那水龙头的猛冲了。我们几个身强力壮的，一下就爬上去了，还把力

气比较小的女同学也伸手拉一把，爬了上去我却遇到一根强大的水柱的猛冲，使我一时爬不上去。我感到最难受的是水柱冲进鼻孔，呛得出不来气，一会就觉得精疲力尽，快要撒手了。说实在的，那时心里真害怕，只想，这一下完了。但是我忽然听到小刘在上面喊我：“老马，加把劲！”我突然感到身上产生了无穷的力量，我使出最后的一点力量，往上一爬，到底避开那可恶的水龙头，爬了上去，翻过铁栏，平安地上了船。对我来说，这次真算是侥幸地捡了一条命，活了出来。

这时我回头一看，刚才和我一起在奋力爬的一个年青人，原来直指我喷的水枪，现在正对着他在喷，他一抬头，那水柱便直对着他的鼻孔喷去，令他窒息。眼见他再也没有力量往上爬了。他用焦急的眼神望着我，希望我能伸手下去拉他一把。我把手伸下去拉他，可是够不着，我把身子从栏杆伸出去，还是够不着。他的手隔我不过一尺远，只要他拼死命往上冲一下，我便可以拉住他的手，把他拉上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持水枪的外国水手，把我挤一下，差点就要把我挤出栏杆，我再也没有办法抓住他的手了。眼见他用绝望的眼神望着我，坚持一下便撒手落进江水里去了。我眼见他在一丈远的江面上冒出水面，还伸出无望的手乱抓，随着沉入滚滚江水里，无影无踪了。他那渴望我伸手救他的眼神，至今有时还在我的眼前晃动，令我不安。

难民船害怕再上人，不管船舷边还吊得有许多小船，就开了船，加足马力，往上游开去。船两边掀起很大的浪，不多一会，那些小船都被迫放弃靠在大船上了。如果让那些小船上的人都爬了船，这条船难以承受，是可能翻船的。现在船开走了，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总算平安地逃出了南京。

但是且慢高兴。大家都在心里悬着，我们早听说日本军迂回包抄南京，直趋芜湖。芜湖现在是不是已经落入日军之手？如果日军已经占领了芜湖，切断了长江，这难民船就过不去了，我们仍然会落进日本军的魔掌，那自然不是凶多吉少，而是必死无疑。大家都在这么议论着，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就是有办法，谁敢到关得严实的特舱里去找英国佬说去，那英国佬难道又是善良人吗？

我们到了芜湖，还算好，听说日军已经到了芜湖的郊区，还没有打到江边来。我们这条船没有在芜湖靠码头，直接向上游开上去了。我们在船上看到，在那个码头上，浓烟滚滚，一问才知道，是日本飞机刚才轰炸码头，靠在那里的一条难民船炸着了火，不知道死了多少难民。再一问，说就是我们乘坐的这种难民船，也是英国船，船上也有显著的英国国旗，那条船开在我们这一条的前面，到了芜湖停了一下，适逢日机轰炸码头，波及这条难民船了。

如此说来我们又算庆幸，他们逃在我们前面，反而碰上了倒霉，我们晚到下关一步，没有赶上那条船，又算侥幸不死。我们现在已经越过芜湖，向上游开去，从此日本军不可能赶上来了，我们真的平安无事了。

且慢，谁知又遇到了险情。我们已经离开芜湖好远了，突然飞来了日本飞机，到了难民船顶上，盘旋起来。难民们都怕得不得了，以为日本飞机追上来，是来轰炸我们的，顿时船上就乱了营。当日本飞机飞到船左舷时，难民们就纷纷向右舷跑；日本飞机飞到右舷时，大家又拥向左舷。就这么日本飞机在头顶上飞了几转，难民们就向左向右地瞎跑。这船超员数倍，它的重心本来已经不稳，经过大家这么向左边向右边地瞎

跑,船的重心更不稳。再要这么摇来摇去摇几下,这条船非翻不可。几千难民下了水,能活出多少人来呢?日本飞机并没有轰炸,这却是自己找死啊。但是谁能制止得了这些难民愚蠢的盲动呢?幸喜英国佬发现不对,他们出来制止,叫大家不要动。我们也跟着喊:“不要动,再跑船就要翻了”。但是那种盲目的冲动,还是制止不住,还在乱跑。英国佬无奈何,只得拿出枪来,鸣枪示警,说,谁动就打死谁。这一下才算制止住了。这时日本的飞机大概发现不是中国的兵船,转了一会就飞走了。这才算脱了险。

经过这么两次的折腾后,我们谁也不敢说,现在是真的脱险了。直到我们这条难民船停靠在汉口太古码头,我们下了船,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现在才可以说,平安无事了。”

“谁知道是不是平安无事?日本飞机来轰炸呢?”

“那就说不得了,人在家中坐,还祸从天上落呢。”这就是我们脱险后的闲话。

陪都大门保卫战

——回忆三峡石牌要塞保卫战

马士弘

长江三峡宜(昌)巴(东)要塞区,是长江军事防卫设施五大永久性要塞之一。也是长江最后一道江防要塞区,石牌要塞,是宜巴要塞区第一主要炮区,(第二炮区是庙河炮区)它位于宜昌西陵峡南岸,离江边两公里多,耸立于壁立千仞,层峦迭障之中,形势极为险要,它拥有炮台三座和 74—115 生的远近射程全方位要塞炮 18 门,及鱼雷队和烟幕队各一中队,瞰制着三峡口及宜昌江岸,和要塞东南方通向三十坪及恩施方向的通道,成为巩固战时首都—重庆安危的第一道大门。因此,保卫它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 1937 年上海 8·13 淞沪抗日战役失利后,日寇挟其优势海军侵入长江,先后将江阴、田家镇、湖口、马当四大要塞攻陷,而所有要塞的失守,均因日寇从陆路采取迂回战,插入要塞背后配合海军进攻而陷落。

1940 年 6 月,宜昌陷落后,日寇处心积虑,必须侵占石牌要塞而甘心,经过两年多的军事准备,首先为打破其为我军隔江相持的局面,1943 年 2 月,在东起监利,西至宜昌沿江北岸,分别在郝穴、沙市、江陵、董市、白马等地,发动大规模的渡江战斗,由于长江布雷被敌扫清,江岸基本为敌舰控制,在敌

机和军舰掩护下，经过大半月的战斗，日寇侵略长江以南的华容、石首、黄金口、藕池口、澧市等江水进入洞庭湖支流要点，使长江以南，洞庭湖以北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已无险可守，给日寇5月西进攻石牌要塞以有利形势。

同年5月上旬，日寇在长江以南站稳后，即开始西犯，5月14日，敌第3师团及独立17旅团和40师团及独立第14旅团先后集结于津市以北白羊堤、青石碑间地区，5月17日，敌13师团之一部及58师团主力和伪军29师，渡江集结于弥陀寺，各师旅团均配属有炮、工兵联队，共约三万余，以后随战况激烈，又增加一个旅团约六千人，此为敌南线兵团。敌第39师团及34师团的两个联队，和陆战三千余共有两万余，集结于宜昌西岸及大桥边一带，此为北线兵团，由11军军长高木义指挥，两线敌寇兵力共六万多，另有海军舰艇40余艘和陆战队六千余，从日寇兵力部署来看，明显有以夺取占有石牌要塞为目的，形成南北两线攻势，向我仅70余平方公里石牌要塞区，进行南北夹击，配合海军，仿效攻占前四个要塞之故伎，以侵夺长江最后一道天险石牌要塞之企图，形势极为严峻。

我方战区（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侦知日寇必欲夺取石牌要塞，进而攻取三斗坪，攻破庙河要塞，以海军沿三峡入川，再以主力沿清江西进攻战恩施，突破四川盆地，进攻川南，以威胁我战时首都——重庆之险恶阴谋，认识到此战役关系着抗战最后的胜败，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兴亡，在此严峻形势下，战区决心誓死保卫要塞。于五月上旬在三斗坪战区前进指挥部召集师级以上军官和幕僚长的军事会议，军委参谋总长白崇禧亲临会议，传达了军委蒋介石手令大意是：“石牌要塞扼长江三峡，是关系到陪都重庆安危要地，如日军进犯石牌，

我军必须死守，一则保重庆安宁，二则是歼灭敌人大好时机，望各将领率部决死战斗无违。”并作战略部署指示。成立以吴奇伟为总司令的长江上游江防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要塞区保卫战斗。军、师长以上均留下遗嘱，决心率部与要塞共存亡。军委还发布致塞区参战将士书，激励三军，共赴国难，英勇战斗，痛歼敌寇，各部队层层动员，鼓励士气，做到将士一心，同仇敌忾。

基于敌情及塞区地形，我方以积极防御之方针，作如下之战略部署：

1、由宜都亘聂家河、潘家湾沿汉阳河北岸至渔洋关之线为第一道防线，由 87 军率所属 118 师及 32 军的 139 师（由 87 军指挥）担任。

2、由长阳亘津阳口、都镇湾至鱼峡口，沿清江北岸至野三关之线，为第二道防线，以 86 军及所属 13 师、67 师和 94 军之 55 师和暂编 35 师担任，必须固守，统由 86 军军长方日英指挥，并配属炮兵第 12 团。

3、第三道防线，以要塞为轴心，沿要塞外围各要道，布置主决战兵力，要求以决死之心保卫要塞，兵力部署：以 18 军率所属 18 师、暂编 34 师，分别坚守木桥溪、长岭岗、墩子桥、天柱山至石碑之线，主力控制在曹家坡，11 师部署在要塞周围死守，32 军之第 5 师，在塞区南偏岩、贺家坪布防，以阻止敌向三斗坪窜犯。在公安附近之第 10 集团军，只留最小部分守备公安，主力两个师及由石门前来之 185 师控制在张家厂以西地区，如敌由宜都渡江向渔洋方向进犯时，则屏汉阳河逐次抵抗，不得已时，占领暖水街、刘家场、聂家河之既设阵地，牵制敌向汉阳河第一道防线进攻，进而向敌侧、背攻击之。